

# 百位志工動員 為龍肚國小百年校慶打造第一條手作步道

【本刊訊】台大國發所、清大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徐銘謙，二〇〇六年開始投入「台灣千里步道協會」擔任副執行長至今。二〇〇六年獲客家委員會策劃補助，遠赴美國在阿帕拉契山徑取經，以長達三個月的時間學習手作步道，在那裏學會了如何「像山一樣思考，聽步道說話」，並將經驗帶回臺灣，寫下《地圖上最美的問號：尋找夢幻步道的旅程》一書，該著作並獲得二〇〇八中時開卷年度好書美好生活書獎。

手作步道的理念是「讓泥土呼吸、更多人走進山林」，歷經多年努力，今年終於將跨越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宜蘭縣、基隆市四縣市的「淡蘭百年山徑」，以一條足以代表北台灣自然人文地景的長距離國家級綠道推向國際，也讓千里步道協會成為呼應國際環境保護潮流的「綠色新政」之代表。

由於幼時在美濃客家委員會邀請策劃人執行「後生洞庄」方案，於是徐銘謙受美濃愛鄉協進會邀請，返鄉組織「美濃黑川校長紀念碑手作步道工作坊」，組織志工認識文化路徑的概念，並帶著工具上山，剪除阻礙行進的刺竹，收集田尾坑山坑現地的石材，以腰繞的方式整理出一條自然步道，讓美濃國小師生與社區，可以透過這條路徑更容易親近黑川龜吉紀念碑的歷史。

時隔二年餘，徐銘謙再次回到美濃，與美濃愛鄉協進會以及龍肚國小行政團隊，針對龍肚國小「後山生態園區」進行踏線勘查，並進行數次工作坊，與龍肚國小取得共識，確立了三個步道改善的工作目標，包含：拆除腐朽、有立即危險的高架木棧道；以及在大樟樹平台進行沖蝕溝消能，和登山入口陡坡改道處理等。

整個過程集合政府、大學、民間組織等各界社會資源，包含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以「美濃淺山區域山徑環境資源調查及社區培力計畫」協助工作坊的辦理，以及水利署第七河川局媒合屏東砂石產業公會提供石材、屏東大學 JSR 搖滾社會力課程師生參與，加上來自美濃本地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等地希望實際參與「手作步道」的志工朋友、龍肚國小師生，以十月三個週末的時間，總共動員一百多人，順利完成入口改道、樟樹平台砌石，以及拆除腐朽高架木棧道的大工程。

這也是龍肚國小生態園區一九九七年啟用以來，第一次以招募志工、手作步道的形式來取代工程。許多參與的志工朋友也紛紛表示：「以後爬山健行走步道的時候，一定會對做步道的人更感恩。」另外，則會在施作步道前三思工法，因為拆除木棧道是大的工程，撬木板、拔釘的工作相當重複無聊，但拆除後，踩在溫暖的泥土路時，也彷彿感覺到步道能大口呼吸的自在感。

張二文校長、黃鴻松主任在整個手作步道的過程中，也透過機會向所有志工介紹了日治時期農業補習學校的歷史與演變，讓許多志願友對於在地致力鄉土教育的精神相當感動，使得這份付出顯得更有意義。徐銘謙則表示，手作步道是一個途徑，重要的是讓學校師生從「後山」變成「面山」教育，透過身體與土地直接對話的過程，重新定義生態園區的定位。也僅以這份禮物，祝福龍肚國小百年校慶生日快樂。



## 致土地—身聲工作坊 身而為人 我當榮耀(上)



那是多年前聽到的一句話，我和一群夥伴開始學習帶領自然引導活動的最初，在海邊。經歷了五天四夜自然心的洗禮後，一位學員的心得是：「身而為人，我很抱歉。」我一直記得這句話，也一直記得那位學員說完這話時，現場一片的哀傷靜默。每個人都覺得很抱歉，之於環境，之於生養我們的大自然。我一直、一直很想翻牌，如果這是一張牌，我想看看這牌背的背面是什麼。多年後，在這一年的美濃黃蝶祭，我找到了這句話：「身而為人，我當榮耀。」

這一生，就這樣一直翻牌下去吧，在抱歉與榮耀間游泳、在榮耀與抱歉間奔跑，如同母親與孩子間無止盡的拉扯。這篇文章，寫給所有感到抱歉與榮耀的人類。並恭喜二〇一九黃蝶祭專刊出爐。

美濃下了雨，淅淅瀝瀝灑灑把愛鄉協進會三合院罩上一層灰濛濛的白紗。與總幹事靜慧相約，閒聊關於身聲的一切。她還在趕月光山雜誌的文稿，煞有其事要我給出身聲全體團員的所有名單。「有必要嗎？」我笑。「有，每一個名字都要在上面，每一位都要好好感謝！」她篤定地看著我。

於是，一起蹲在電腦前，確認一個個名字在螢幕上現身，每打一個字就像出現一顆星星。咚咚咚、咚咚咚，敲擊鍵盤的聲音如同敲擊出一個小宇宙。

告一段落，卻被靜慧載到慢熟咖啡館：「崇鳳，妳太累了，我一定會請妳喝杯咖啡！」我睜了她一眼，天知道這之間乘載最大關係最疲累奔波的人是誰。美濃黃蝶祭，沒有誰捨得誰疲累，卻永遠相

信對方到底。這是無條件愛下去的原因。咖啡館裡，她與我說組織、師長、美濃當地人對身聲工作坊演出的回應與觀察，我感覺自己像一座橋，搭起了這頭與那頭。咖啡館老闆的兒子小語只有兩歲半，那日也至夜間森林劇場看我們演出，小語因怕黑而提前回家了，「但小語說他看得懂。」老闊說。

而我多麼喜歡，看我們為這裡開創的每一個驚奇。那不是演出來的，我們只是不停練習，把自己交出去而已。

夜裡的森林，因三盞藤編燈亮了。我從未在森林裡聞稻草的芬芳，從未這樣使用山棕如太陽散射，中間是一座火房，那火房，我在山上看了無數次，卻沒想過我會在這裡看到，這表演場於我而言有些不夠真實，如同咖啡館老闆娘說：「不像是美濃會有的東西。」演出前，有那麼一兩分鐘我只是坐在那裡，怔怔地看著這場域、看著你們圍坐的身影，想著：真的發生了。

我對夜晚的森林不陌生，對火房稻草山棕藤編燈都不陌生，一切仍如夢幻。小語用雙手摀住嘴，驀地想起了什麼：「這就是我的夢想啊！」她激動地拉著我說這就是她最想要的表演場。她的激動輕輕勾出我深埋的記憶，有個句子莫名閃進腦海「學校不教自然課」，那是大四戲劇課繳交的期末作業，我會有個戶外劇場的希望。而小語和我卻都忘了，我們的夢。(未完)

文／劉崇鳳 攝影／福裕